



列傳第六十

魏書七十二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
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
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
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

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
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
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
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
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
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命也如何旣而還
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
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
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鶴

鳴鶴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

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
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候還徵拜中書

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為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加馬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果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為果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朱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

鎮彭城昶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益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

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
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
幹弱枝以立万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
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
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
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勅同彼七十二君

之徽號協定鼎蒿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
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
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謏言伏願陛
下留神少垂察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
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座以外戚權寵專決朝
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譽故宗室大臣相見踈
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
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

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
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
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
日又謂固曰吾作大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
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賄
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
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刺請朱麥免固官既無
事投逐闔門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

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土於河陽建
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三遭季葉之紛亂
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侯衛之損強兮乃殖根於
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馨微懼室構
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
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
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
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
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通而千

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
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憚兮乃有懷於古
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於傳巖旣應繇而
赴北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
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
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兮袁戮田而
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
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

洪業於宣元釋臯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
練疑枉於怨獄兮寧干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
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誄
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
弊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
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
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
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
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且

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踈兮
巴放麀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
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所欽或負鼎而
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
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
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
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
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胤遺卵而孕殷鳥藉冰
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舁舟而魚躍兮季

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
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關
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
靈投策而詬龜圉據胎而爲巨兮友發又而自
相風吹鴟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被羸縮之
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
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享子識

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商妣始樓桑而發輝
方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方鬱蟬蛻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方竊息壞而瘠之鮫殛死
於羽山方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方踈
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方甄五都之所在
雖父子之同氣方乃業行之丕改以患蹇爲
福方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方哂宰嚭
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方悼史遷之腐刑以進
爲無益方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方信

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
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冢蠶之脫羈欽四皓之高
尚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重
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衮於遠慮或忌
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名揚兮亦
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無方
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
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
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希

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
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怙澹兮辭朝市之紛
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誓而晨裝揖許公於
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巖嶸兮眺恒
碣之磅礴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
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
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諮三萐於
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
於荆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驥兮

深谷而下馳泐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
乘閬風之峻坂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
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
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玳攜羽民而遠遊兮
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
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
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
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滄溟兮躡不周之嶮巖屑

瓊藥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
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
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啓扉
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
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
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
握招搖以爲旂兮巡天漢而下游
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
策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輶
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
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
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鸚鳩
覩三韓之累累兮

見卉服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
貢楛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
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逶迤兮
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
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摠摠兮
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
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兮
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
吸沆漭以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
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而充渴
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
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
詎攄寫其深情情

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
公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
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
於短銜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
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鈞北湖之深潭
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
酒兮夕宴可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
於曾襟取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
聲於終古兮疏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

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
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
備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
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
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
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
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
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

分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
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
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
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
黑在汝口兮汝非蠅蠱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
何工矣司閭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嚙啗自相同
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殺身行焉攻
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
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

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
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
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譽起我其懲
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詭說兮人
之蠹兮刺促昔粟周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
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
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
知語言其朋其黨其徒寔繁有說其行有佞其

音遠蔭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逞其心是
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
嚄營營無極梁丘寘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天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刃上官擅生羽
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
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
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
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
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

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破石
勒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竒固勇敢軍中
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計先
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
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
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
面陳住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
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
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

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未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又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䟽切諫事在悅

傳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破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

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二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
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
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
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
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時從之勒
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

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
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
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
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
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
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
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
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
不往時人稱嘆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

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為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翼翼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子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

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舉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龍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

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識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工部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長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請思伯曰公今貴重豈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此以為雅談為元又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卒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諡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
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
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
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
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
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三百
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

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
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
講授辭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
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
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
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
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取居其下聞思
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

詔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
韶操業登時蒙贈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
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
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
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
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勃海蓆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麈中與高

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
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
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
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
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
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
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
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
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子伯曹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

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淮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概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人

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
為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
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為開府諮議參軍加
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
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
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
太守入為吏部郎中出為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
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
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
為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
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襄
子祖壁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為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為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驍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為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
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

書左民

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丘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武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今羸弱在前以當

銳疆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
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
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隼
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
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
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
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
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
德可感義夫忍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

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
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
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
勃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
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
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
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
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
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
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
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
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
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

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
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
同李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
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
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
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
又兼負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

隨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負外常
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
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
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
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
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
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
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
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

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
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
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
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
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
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

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
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為太守朝廷從之
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
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
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
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

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
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為國子助教頗失意
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
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
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
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
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為從事中郎攝中水
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

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諭還
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
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
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
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
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
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
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

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旬有驛至知劉獲移軍
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鄉之功也乃簡選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北曉兵合
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
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三匿子恭所世表召
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
使宣旨慰諭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
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公何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害
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人也父靈虬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冀州鎮東府法曹
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
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
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為
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
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過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勦力晝夜防拒外無遺援內乏糧
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元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
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眾來
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為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
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為吏民所樂代
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
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驍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鬪具君末南叛
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
解凡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
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
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平雄范陽桓
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

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夔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
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
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夔兵糧乃踰
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
無風操佞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
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

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
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
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
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
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
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卒終魏書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
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
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
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堯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
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從堯為

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
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
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
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
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文丈夫今
日何為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
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
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中堅將軍太子
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

軍王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各斷
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
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為五軍四軍
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為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
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
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
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
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
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

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王射之以彊
弓大箭望樓射窓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
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毋
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
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
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
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
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
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

春旣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
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
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
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
軍並破走之被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
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
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
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
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

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鏃麕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末黑率眾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為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眾二万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成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為別將

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二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驢騮御胡馬一匹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自復之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奈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綯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

魏書卷之二十一
四
為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
起為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
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万邪趣緜竹至隴右世
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
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
與元义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
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

元义妹夫也义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义以康生子難為子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于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
生乃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
足瞑目領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候剛日至尊
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
靈太后自起授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
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閣左右
競相排閣不得開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
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
將出處分遂爲人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又不出
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
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
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怨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

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
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
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
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
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又爲將及臨州尹多
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
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塔得停百日竟徙安州
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

佛高一層先死忽夢山崩壞沙門有為解去檀越
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朋耳康生稱然竟
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
開國侯食邑二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凶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
飛然側出不為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

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
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馬冲弗許大眼曰尚
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文許繫
鬚而足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
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
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
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
為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
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

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眾先入以功封安成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
 將軍游擊將軍出為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
 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
 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
 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
 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
 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眾數万次于樊雍招

誘蠻夏規立死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
 狼軍主曹仲宗等領眾二万偷據河南城世宗
 以大眼為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
 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
 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
 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眾軍竊據
 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
 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
 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

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
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並
宗追其前勲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
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
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
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
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過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
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

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
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
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
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
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
渡江預皆畏懼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
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
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
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瞑眸奮

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
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
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
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
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
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涪郡嘗有虎害人
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
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
高法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

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
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
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
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
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
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
等曰開國當我兒龍衣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
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

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寶怪而問
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
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
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
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
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蹟為綠淮遊軍帶
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
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

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
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
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
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
眾偷據峽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
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允生挾淮為
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採
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
大輓轡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
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
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
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
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
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
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
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旣對聖顏荅旨
宜實永南東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
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
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
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爲金紫
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
將軍賜驎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
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
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

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嶽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曰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去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責止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撓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去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

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惰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

委傳六十一
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
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
議遣將咸去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
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川
先是盧祖遷伊覓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
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
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
甲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
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

大志亦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
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鑠柱教習彊兵負而趨
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
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
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
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
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
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
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惫賊乃乘間得入排城

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寅斂軍退
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
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
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万餘人延
伯苦甚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
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
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
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
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
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
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
仁弟龍瓌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
歿於關西龍瓌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
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

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
祖遷高智方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
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
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
俱以熊虎之次奮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
士之功名也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二

魏書七十四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
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
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
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
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
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
左右北秀容旣在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墉更

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同而
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
曾祖鬱鬱德祖代勤繼為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
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
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
代勤仍令拔箭音不推尚曰此既過誤何忍加
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
百匹以為常年九十一二年賜帛五百匹布二百

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莊孝莊初榮有
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
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臚曾行馬
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
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
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
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
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
一領民會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
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
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
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公曰簡孝莊初贈假黃
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白幼
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堦言衆便爲
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
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

天池也父新興嘗與榮遊池上忽聞箏鼓之音
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
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
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
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般瓌寇掠北鄙詔
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
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
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
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娑

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閣將軍冠軍將
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
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
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
騎常侍勅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
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
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
為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
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

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三子
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
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
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
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
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
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為大都督加
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
將北討以榮為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

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
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
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
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
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
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
息圖使還奉勅去念生梟勅寶貨受擒醜奴明
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謚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
前翦妖蠱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

衆二万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
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
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
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
無以万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
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
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
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
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

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
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
塞并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
鄭儼徐紇為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
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万方
奉諱號踴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
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臣
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
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

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
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
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恠愕四海不為
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為儲兩疑惑朝
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
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
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
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
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

通函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真卒密邇在
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
不闕閹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
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
之談舉藩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見而臨
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善之慈回湏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
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
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

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
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
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
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
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
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
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
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
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
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
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
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
行宮十三日榮感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
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旣集列騎
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
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

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白王弟皇兄並亦見
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
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
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真憂憤無計乃令人
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旣屬屯運四
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
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爾運已移天
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

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
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
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
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
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
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
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
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
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
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
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
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
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徃責以謝亡者然
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
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
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

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
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
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
事貫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
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
襄王始革其失追襲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
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關榮
又奏請畚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
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

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
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
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
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大
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勲踰伊霍功格二
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
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
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
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旣久
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
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
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
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
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
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
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
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
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
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

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翼周殊世之
班載集况導源積石龍襲構崐山門踵英猷弼成
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
勲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
入匡頹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
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旣泰趙魏還蘇比績况
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
昭德報功遠明國軌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
諸軍事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餘官悉如故初

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
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
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弦而殪
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
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
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旣寤而喜自
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
先二象化穆五才玉歷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

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
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
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
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
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
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
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勲忠
資曩列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龍競逐
虎豹爭先軒者羽南溟搏風北極氣震休原勢

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
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
龍言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
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騁
歸鴻蹤比勲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
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
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
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
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名萬戶

通前滿十萬戶為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
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為魏
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
以顥孤弱不以為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
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
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
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滎
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
分輿加馬於是南轅滎為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

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
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
守不降滎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
內城滎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
山緣河據守滎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
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
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為不可語在侃等傳
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滎乃令
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北大破之臨
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顯便率
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
曰周武奉時無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
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惣奇
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為資昔處亂朝韜光載翼
秣馬異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晚想日角以
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

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頽綱俾朕寡昧獲承鴻
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
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顛凶頑構成巨釁阻
弄吳楚虧汗宗社朕從御北徂劬勞鞞甲王聞
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
績書契所未紀歛至策勳事絕於此况非常
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
古無聞今負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
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

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
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眾迺涇
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
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摠眾入關討之天光
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
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
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

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者至於
列圍而進必須三宵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
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
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
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
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
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
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
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
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万户侯如
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
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
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
爲左右伺察動靜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

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
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雋以借懸不奉別
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
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
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此人
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
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
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
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

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
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
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徵榮河陰之事恐終
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或等欲擅威權懼榮
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右圖
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
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言勸其不
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
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

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
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
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
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
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
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保暉等抽刀
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
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
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
 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
 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寢績列
 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
 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
 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
 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

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宸悼兼深前已喪贈
 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節文物有闕遠近之望
 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為晉王
 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泰之
 末乾樞中圯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頽綱
 於斯復振雖勲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
 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實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

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善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孝莊
初以榮翼戴之勲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惠

菩提弟文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
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為王尋卒贈侍中車騎
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文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
為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
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為王增邑千戶超授散
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
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

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又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

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嗟呀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尔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臣顏拯斃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感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剪韓婁醜奴寶貨咸梟馬市此諸

魏書傳六十二
三
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乘皇符身各
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
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甚乎而始則希覬非望
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
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
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
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佳川地逼貽斃斯則蒯通
致說於韓王也

列傳第六十二

魏書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

尔朱兆

尔朱彦伯

尔朱度律

尔朱天光

尔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
 格猛獸踏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
 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
 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
 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
 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舍負兆曰何不

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從後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于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除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二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尔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侗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度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

虜以草往往表捕而導道焉忽笑其所在兆
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
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
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執
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
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
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
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為晉州
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

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
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
當隔河為掎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
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
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
騰問王夢如何兆答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
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藟草株往往
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
父願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

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介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禁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駟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為隨兆軍府為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由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禍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然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

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
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
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
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
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
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尚書事大行臺又
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
我何敢受遂曰爵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

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
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
并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
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
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
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
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
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
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

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
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
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
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
言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
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
秀容王又追擊度亦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
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
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

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可其膽決然
每去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元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
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
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介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具高祖時出安二
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
華州刺史彥伯性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
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暉立以爲侍中前廢

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
廢帝既立尔朱兆以己不預謀大為忿恚將攻
世隆詔令華山王勳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
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
止及還帝醺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
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知督與
臣相持於河內當尔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
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崩通有言
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

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鈞之心也遂令二人
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
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為王
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
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
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
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擁戴
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
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尔朱廢帝令舍人

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
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使
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
揚灰簞土覓貝具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
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亦朱榮兵威
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梁書又
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書詐造梁啓表請人
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魏無行及孝莊即

詐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
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
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
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
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
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
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瀆在道更僕以充其負
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之中正在軍

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管軍要詔從之
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介朱榮死仲遠勸
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
督將駱驛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
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
仲遠尋介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
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
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
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准朝式在軍
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營東
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
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財物皆
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
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
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權彊莫比焉

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權彊莫比焉

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權彊莫比焉

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權彊莫比焉

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

遠在大梁兆遂立洲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

解體又加大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
之彦伯世隆景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
比之豺狼特為患世隆後移屯東郡率眾與度
律等拒齊獻武王介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
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
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
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為直齋轉直寢
後兼左閣加前將軍介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

之令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
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
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
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
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
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
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
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
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

之略顯既剋榮陽擒行臺陽巨世隆懼而遁還
 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
 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
 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生格取士
 頗為猥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
 帝之將圖介朱榮也或有謗世隆門以陳其狀
 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
 為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

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眾夜走
 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眾還戰大夏
 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
 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苜燒絕河
 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
 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
 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以世隆為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
 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北於河陽北既平京邑

自以為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暉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介朱度律意左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友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

又畏介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凡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摠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負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

彊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姦詭蛆酷多見信用
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
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
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
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相
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
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顛恃彊不以為慮
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救兵
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丘參軍湯叔淵單騎

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
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
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
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
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
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
吏部尚書元世雋握槊忽聞局上歛然有聲一
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
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

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

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一防閣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僮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籬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

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
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
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
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為寧朔將軍步兵校尉藥
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
劣備負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輓轅世隆
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顥所擒齧殺之莊帝

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剛廢帝初為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為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
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為齊州行臺召
募士馬以趣四瀆關弼搃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
聲北渡以為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

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豈可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尔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為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

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尔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闡之與尔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

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摠
隸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
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
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灑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
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尔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
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
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
摠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

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
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
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
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
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
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
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
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

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
約勒所在寧輯顛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
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乃侯醜奴僭大號朝廷憂
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
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
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巴西路次民馬以給之
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

并徵其馬俛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
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
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
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
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
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
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
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
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執非可征討

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

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

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

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坊

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肅寶

寅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

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

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

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

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



原件短缺

P70

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
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
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
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
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為散騎常侍撫
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
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
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
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

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湟瓜涼鄯善咸
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以天光前官爵尋加
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三秦州城民謀殺
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
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羊琛顯琛顯走赴
天光天光遣師臨之徃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
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
謀為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
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

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
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北破叛已疑詔遣
侍中朱瑞詣天光尉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
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
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
為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
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
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

與定策立前廢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
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乃俟受洛
于等據有何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
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此事伊利等但微遣備
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介
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
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
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

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
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
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
三十七介朱專次心分列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
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非與仲遠為不同矣
史臣曰介朱非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
鎮捍東南世隆兩守秉朝政于時古君廢主易於
弈其慶賞威刑感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
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
也然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
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
令勍敵得容覘聞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
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
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
而不和難以濟矣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





原件短缺

卷76-卷91

